

尘世喧嚣。为生计而奔波，为事业而操劳，疲惫的心灵难免披上几丝浮躁。曾几何时，我们忘却了清脆的蛙啼、幽幽的虫吟与悦耳的鸟鸣。我们是否还能静下心来欣赏一首古典的乐曲、一幅写意

的山水，抑或放空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在一片宁静中品味人生与自然，体味天人合一的无穷奥妙？

让我们的心入静。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外云卷云舒。心境要有如此之高，心静才到如此深。

闭上双眼，排除一切杂念，入静，入定。是不是很难？头脑中杂絮万千，翻江倒海？

心如何静？心静靠心净。

杂绪万千，无非名利；翻江倒海，难逃酒色。喜怒哀乐、气恨忧愁，无不刺激人脑，纠缠人心。身心一体，心不净身亦不净，疾病易得，健康难求。医书曰：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更遑论酒色与众多不良成瘾之举。

心如何净？心净还需心敬：敬天知命，敬畏自然，敬畏神明。

敬天知命者，淡泊名利，无所求，无所争，然无欲则刚，可担大任。敬畏自然者，依四时之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合养生之道；应万物生长之理，不误时令，事半而功倍。敬畏神明者，善心长存，积阴德，身心愉悦，怡享天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静、境、净、敬，音同而意连，植根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道德的核心，岂偶然耶？（文/广宇）



静·境 净·敬

明慧
期刊

希望

第11期
2011年8月



本期导读：

- 救命的拥抱
- 民国课本与美国老师
- 张明的退党传奇



目录

心灵故事	救命的拥抱	3
	那一刻，她泪如雨下，我无地自容	
科学探索	耐人寻味的史前文明	8
	达尔文的尴尬	
古风悠悠	盗亦有道	12
聚焦话题：	人性教育缺失的根源	14
	民国课本与美国老师	
	人性为何变得这样脆弱？	
人物	消失的天籁	21
尘海莲心	感恩的心	29
	善良的启示	
心路	张明的退党传奇	33
感悟	静·境·净·敬	36



上动态网 看被封锁的真相

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以下地址发送一封邮件，内容任意，主题任意，不可空白。大约十分钟后就可以收到翻墙软件。

索取自由门：freeget.one@gmail.com

索取逍遥游：freeget.two@gmail.com

欢迎突破封锁浏览明慧网：www.minghui.org

那里，后来辗转来到了德国汉堡。”张明说，“其他的那五个同事都被用这个罪名判了五到七年刑，其中有一个一直不服，一直在上诉，后来死在了监狱里。就连当初担保我的哥哥也被判三年。”

几十年的心路历程

张明的这些遭遇让他开始真正地思考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过去在文革中张明曾是一个“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中学生，却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关了五年。但平反后张明把这笔账记到了“四人帮”的头上，觉得这个党还是好的，有错误能改。所以 1990 年他入了党。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张明彻底清醒了。

“是中共在用一个欺天大谎欺骗全国十几亿人民，而我只是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这到底犯了什么罪？到底是谁在犯罪？”张明加重了语气说，“我没有罪！中共才是大陆最大的犯罪集团，它有监狱、警察、军队，它一党独大，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说好话，做坏事，不许别人有不同意见。它剥夺了十几亿人的民主和自由。它每次迫害了别人，都找一些替罪羊，把责任推到个别人的身上，而党还是‘伟光正’，依然继续欺骗迫害老百姓。”

“我等了九年了，终于能公开退党了！”2009 年 4 月 25 日，张明在德国柏林的集会活动中公开宣布退出中共。张明强调说：“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中国也不等于共产党。”“如果一个人爱的是中国，爱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就应该退出这个谎言连篇、腐败透顶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

注：自 2004 年底揭露中共谎言与罪行的《九评共产党》在大陆热传，引发了一场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1 年 7 月已有超过 9900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学生、教师、干部、工人、军人等等，但就是没有地痞流氓。从来没有一个报道说，破获了一个犯罪集团，他们都炼法轮功。那么为什么坏人都不去炼功呢？为什么那么多社会阶层高的人炼呢？他们都分辨不了好坏吗？”

为了弄清真相，张明几经周折找到了杨泉的妻子，终于得知这一切都是政府一手策划的。之前区政府找到杨泉家人，以报销三万元医药费和换成三室一厅的房子为条件，让他们上电视说杨泉是因为炼法轮功而自杀的。“杨泉的妻子告诉我，杨泉的家人当时迫于还钱的压力，答应了政府提出的条件，并很快就搬了家。”

不久，两万份名为“一个法轮功之死的背后真相”的传单被散发到了天津市民的信箱中。这是张明和五名同事复印并暗中散发的。张明说出了当时的动机：“天津市政府欺骗了一千三百万天津市民，我非常反感，就是想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一张纸，如果政府天天说它是黑的，那人们就认为它是黑的了，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张纸是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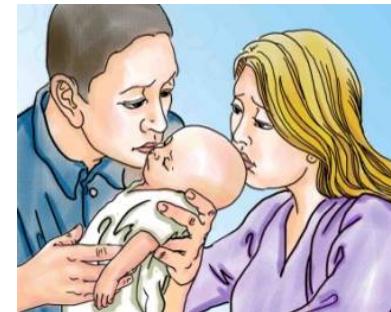
2000年9月的一天，张明和这些同事被天津河北分局的警察非法抓捕了。在张明绝食七天后，奄奄一息之际，由他的哥哥做担保保外就医。2001年3月，张明家收到了一张法庭的传票，上面写的罪名是：煽动颠覆社会主义罪。

“我知道，如果我去了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跑到一个朋友



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有诸多疑点，例如“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瓶在大火中竟然完好无变型。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揭穿了自焚录像中的多处造假疑点，并声明：“该事件（自焚）是由该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



多分钟的紧急抢救后，医生最终放弃希望，宣告杰米已经死亡。

悲痛的凯特将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杰米搂在怀中，和他进行“最后的道别”。凯特和丈夫戴维两人不断地亲吻婴儿的脑袋，不停地和没有任何呼吸与心跳的杰米“说话”，他们告诉他，父母曾如何帮他取名字，曾如何为他订下种种人生计划，他们还告诉他，他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就这样过了两个小时，凯特突然感到怀中的“死婴”杰米动了一下，接着杰米开始困难地喘起气来！

“死婴”在母亲怀中“复生”的奇迹，将闻讯赶来的医生彻底看呆了。当媒体报道这个故事时，健康的小杰米已六个月大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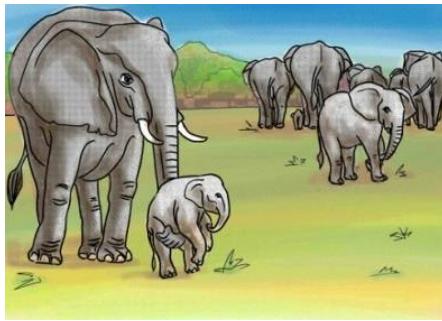
在非洲草原上，一只母象正带领着象群去寻找食物。在炎热的一天，领头的母象停了下来，象群也停止了脚步。原来它们在等待一个小生命的诞生。母象产下了一只小象。

原本欢庆的时光变成了不幸的时刻——小象前腿好像有残疾，它根本站不起来。象妈妈一次次用鼻子“拥抱”爱抚它，向上拽它，想帮助它赶快站起来，因为象群马上就要继续前行觅食，不可能在这里停留。但母象的努力一次次地失败了。一天后，象群要离开了，它们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救命的拥抱

（一）

2010年3月25日，澳大利亚悉尼市的凯特·奥格怀孕仅有27周就出现早产症状，在一家医院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婴儿。尽管女婴艾米莉侥幸存活了下来，但体重只有0.9公斤的男婴杰米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经过20



旧跪在地上。它的内心似乎充满了矛盾——它不想离开母亲和弟弟，但如果长时间留下来，离开象群也没有食物，几乎等于等死。它终于迈着沉重的步伐向不远处的象群走去，却一步三回头。

突然，它调转了方向，朝着母亲和弟弟跑了过来，嘴里发出震耳的哀嚎声。

象群终于走远了，不见了踪迹。而“残疾”的小象在象妈妈和象哥哥的鼓励下，忍着剧痛用跪着的前腿缓缓移动……

就在第三天，奇迹发生了，小象的前腿似乎被注入了崭新的力量，它慢慢能够站立了。第四天，它可以行走了，它终于吃到了妈妈的乳汁，它活了下来。

这不是童话故事，而是动物摄影师记录下的珍贵一幕。

(三)

显然，我们对生命和爱还知道得很少。

生命是脆弱的，弱小的新生命只有得到足够的关怀才能获得生机，它也会将这种无私的爱继承、传播给下一代，生命群体才得以生生不息。生命的长河中处处都是爱的奇迹。

当我们探究人类及动物群体，表现出的对弱者的关爱，特别是母性所表现出的强烈自我牺牲意识如何产生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理论会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种无私的爱究竟来自何处？如果缺少了对生命的关爱，这个世界又将会是怎样呢？（文/欣然）

当象群开始移动，只有一只象，一只未成年象，没有走。它在几步的距离外关切地、忧郁地望着这对可怜的母子。它是“残疾”小象的哥哥。它看着母亲在用鼻子不断地“拥抱”着弟弟，向上拽着弟弟。而弟弟的前腿依旧跪在地上。它的内心似乎充满了矛盾——它不想离开母亲和弟弟，但如果长时间留下来，离开象群也没有食物，几乎等于等死。它终于迈着沉重的步伐向不远处的象群走去，却一步三回头。

突然，它调转了方向，朝着母亲和弟弟跑了过来，嘴里发出震耳的哀嚎声。

象群终于走远了，不见了踪迹。而“残疾”的小象在象妈妈和象哥哥的鼓励下，忍着剧痛用跪着的前腿缓缓移动……

就在第三天，奇迹发生了，小象的前腿似乎被注入了崭新的力量，它慢慢能够站立了。第四天，它可以行走了，它终于吃到了妈妈的乳汁，它活了下来。

这不是童话故事，而是动物摄影师记录下的珍贵一幕。

(三)

显然，我们对生命和爱还知道得很少。

生命是脆弱的，弱小的新生命只有得到足够的关怀才能获得生机，它也会将这种无私的爱继承、传播给下一代，生命群体才得以生生不息。生命的长河中处处都是爱的奇迹。

当我们探究人类及动物群体，表现出的对弱者的关爱，特别是母性所表现出的强烈自我牺牲意识如何产生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理论会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种无私的爱究竟来自何处？如果缺少了对生命的关爱，这个世界又将会是怎样呢？（文/欣然）

张明的退党传奇



今年五十多岁的张明，中等个头，身材略显消瘦，说话时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眼神中透出一股正气，让人相信他确实能做出九年前的那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九年前的义举

2000年，《天津新闻》报道说一个叫杨泉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跳楼自杀了。那时正值全国媒体铺天盖地诽谤法轮功的高潮，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新闻，但是对张明来说却犹如当头一棒。

“当时我惊呆了，这是弥天大谎呀！”原来张明和杨泉是非常熟悉的同事、邻居，他们都在天津市运输公司工作。“杨泉的情况我很了解，他得了股骨头坏死，几年上不了班，为了治病负债累累，单位又不给报销，都到了借不来钱的地步。他本人不炼法轮功，但他的妻子炼，1999年还因此（被迫害）失去了工作，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杨泉上有老下有小。他为了不拖累家人，就跳楼自杀了。”

张明说之前自己读过法轮功著作《转法轮》这本书。张明回忆道：“我一开始是抱着挑毛病的想法，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危害国家利益的内容。我只大概地看了两个小时，就有两个印象，一个是真、善、忍，一个是不争不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觉得挺好，没有看到什么有害的东西。”

在中国，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张明并没有很多得到法轮功真相的渠道，但是他从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绝对不是政府说的那个样子：“中央电视台说，法轮功学员里有教授、

了几分心虚。或许这铁笼之内，仿如沙丁鱼罐头的人群之中伸出的这一份关怀，触动了他内心尚存的良知，只是借虚张的蛮横掩饰心中的不安。我仍然执着地伸着拿钱的手，只是铁门外的人有些害怕，似乎还不敢收。

后来，事情总算平安度过了。混乱中，我的那一百块钱最后交没交到孕妇的手里，我有些记不清了。但是，当我第二天将要被送走的时候，“联防”的几句话却让我记到了今天：“如果是别人说的我可能不信。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你们炼法轮功的真是好人。我真心地劝你一句话，回家吧，以后千万别来了。”说话的时候，还是那样的面无表情，波澜不惊，但是已经掩盖不住那关切的话外音：“共产党就是这种东西。我不忍心再看着好人受罪了。”

说完了之后，他把头扭到一边，又加了一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讲过这种话了。”仿佛说这种话有些不习惯，又有些羞耻，仿佛又不得不说，那样才能心安。这句话中透露出的寂寞、无奈和伤感忽然让我也一阵心酸：他们这一代人，已经经过了太多的运动，太多的伤害，也许早就习惯了把真诚和善良埋藏在心里。现在又为了生计，甘当派出所的爪牙，昧着良心把恶事做尽，捂着耳朵不听百姓的唾骂，也许早已放弃了维护做人的尊严，不敢再期盼别人的关心和信任，更不敢再付出半分的真心。而他对弱者的冷漠和欺凌，又何尝不是在掩饰内心的空虚、孤寂和痛苦？而他对我终于说出口的这一句关心的话语，又代表着他内心深处对善良是多么的认可和期待！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九年了，而我还时常想起，因为它也曾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希望。一个人，不管他一时表现的如何邪恶，如何麻木不仁，他的心灵深处可能还封存着渴望被唤醒的一隅善良。只要我们愿意真心付出，就能

照亮身边的一片天地。（文/涤月）

那一刻，她泪如雨下，我无地自容

那是 2007 年春天的故事。

那一天，我乘坐朋友的“三菱”吉普车，从凯里赶往黎平。过了平永，到了一个离榕江县城仅 20 公里的地方（贵州境内），前方大堵车。我的感觉判断，这一定是出了车祸，就下车看看究竟。

抬头往前走，一眼瞥见前面围了二百多号人，发出闹轰轰的声响，我知道那就是事故现场。隐隐约约地，还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影在上下左右忙碌着，看那架式就知道在救护伤者。我顿时感到几分安慰，心想不管这救援行为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普通路人的拔刀相助，总说明这块土地上还有几分温暖。

围观的这一群人看上去有司机，有农民，有学生，有做生意的，但多数是来往于省市县间的政府办事人员。

当我融入到人群中间，那些闹轰轰的声音便显得有些含义了。有谈论事故发生经过的，“这部摩托车骑得好快！他们加速超一辆货车，没有想到前面来了这辆客车，就撞上去了”；有表示惋惜的，“唉，骑车的两个人都年轻呢，这下子就老火喽”；有表示无所谓的，“这边这个活不了了，那边那个医好了也是个废人”；有表示愤慨的，“不好好骑车，害得我被耽误在这里”……

穿过人群，我开始定睛观察那两位上下左右忙碌着救护伤者的人。这一看不打紧，我像雷击一般，震惊出一身冷汗来。

忙前忙后的两个人，是一对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孩和女孩！两个人学生模样，都二十二三岁左右，身高也都差不多，一米八左右的个子。一个人蹲在路边轻轻地帮躺着的人按摩身上和腿上，另一个人则跪在路中间，双手按着躺着的人的胸部上下起伏。仅有的一点生理卫生知识告诉我，这是在做人工呼吸。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围成一圈的人们依然无动于衷地聊着

天。我心里的震惊，渐渐地转换成一种不安。两位伤者，我们这些看客的“骨肉同胞”，却接受着来自其他族裔的两位陌生男女的救护。

这种不安情绪在我心中不断膨胀，不断衍变成一种力量。当这种力量大到让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快步走出人群，靠近正在做人工呼吸的女孩，轻轻地用英语告诉她，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急救训练，请她告诉我应该怎么参与救护。她看了我一眼，对我点了点头，然后手把手地教我，让我将左手和右手交叉着放在伤者的胸口，然后不轻不重地挤压，以保证伤者的肺部有足够的压力吐纳空气。

这时，我得以近距离地正视伤者。他三十岁左右，衣服比较旧，身上多处受伤，伤口看不见血，却能够看见黄色的脂肪组织。他的脸变成了紫色，嘴裂开着，感觉不到有呼吸。他的牙齿很脏，能看见上面有食物的残渣，显然是一位不习惯刷牙的民族同胞。

不一会儿，我便能熟练地实施人工呼吸了。她把伤者放心地交给我，却给我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姿态。她跪着却直立着的身子这时弓了下去，把她那干净湿润、生机勃勃的樱桃小口对准了那张肮脏又无生机的大嘴，口对口地呼吸起来！

看见这个情形，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了，眼泪直往外涌。试想想，她与他之间，没有亲情，更没有爱情，连民族同胞、“阶级”同胞都不是，却没有一点点嫌弃、恶心的表现。在她的心目中，只有两个最基本层次的内涵与她一样：人类和生命。

我来不及继续思考什么，外国男孩过来拍了我的肩膀，把已经汗流浃背的我换了下来。我站起来，将有些麻木的双脚移动到路边，一下子蹲在另一位伤得比较轻的人身边，帮他按摩止痛。

过了两分钟，外国女孩急切地告诉我，那个重伤者已经生命垂危，怎么救护车还不来？我急忙取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 120，那边说已经接到交警队的通知了，此刻救护车已经在路上，还要我耐心一些。我把情况告诉她，她还是一脸的焦急，问我救护车和警察大概还有多久才能来？我对这两个机构的效率不敢寄托太大的希望，

情、蛮横的态度、消瘦的脸上隐隐凸起的几条横肉可以看出来，此人非是善类。

“盲流”中还有几名妇女，因为囚室里人贴人实在站不下了，其中又有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只好把她们安置在囚室的铁门前面。

“联防”就坐在门边的桌子后面，面无表情，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仿佛他看管的不是一群人，只是一笼待售的猫狗，待宰的羔羊。

也许是一路的奔逃和惊吓惊动了胎气，夜里那个孕妇突然喊起疼来，冷汗直流。几个有经验的妇女说这可能是要生了。毕竟人命关天，屋子里顿时有些乱起来，几个妇女求“联防”赶快放人，让她去医院。

可是，“联防”连身子都没有离开椅子，只是眼皮抬了抬：“让她挺挺吧。要出去得等明天上班，我没那个权力。”

听着孕妇的呻吟，我心里也一阵阵地揪心。法轮功要我们处处与人为善，更何况这样的危难时刻。我思量着可以帮上什么忙，忽然想起兜里仅存的两百块钱。可能因为我身份特殊，进来的时候没有被洗劫。我从中取出一百，从人缝中挤到铁门边，把钱从铁栏间伸到孕妇面前：“你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多的我没有，这一百块钱你先拿着，可能会用到的。”

这时，“联防”的眼皮又抬了起来：“把钱拿回去！是不是钱多了没处花了？那你给我，我缺钱！”口气还是一样的蛮横，可是蛮横中似乎平添



会高层到底层，一切都在向钱看的追逐中，哪里还能找到不仅教人重德向善，还无偿健康人身心的高德功法呀！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在遭到中共残酷迫害后，依然坚定地修炼，持之以恒地向民众发资料，讲真相？甚至，遭到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都不放弃对“真善忍”的坚信呢？

是呀，没有亲身体验大法美好的人，是很难理解的；没有亲自实践“真善忍”法理美妙的人，也是很难明白的。

这么多的大法弟子，面对众人的不理解，面对着残酷的迫害，他们依然坚持着，还不断地向别人讲述真相，就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一颗至诚至善的感恩的心。对于法轮功给予的一切无以为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更多的人。（文/王昊天）

善良的启示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初，我曾经为此数次入京上访，中共的答复自然也就是数次的抓捕和关押。

记得有一次被投入北京的一个派出所，关在一个用铁条隔出的临时囚室中。傍晚时候，囚室中又多了几十个新抓来的所谓“非法居留人员”，其实就是各地进京的访民和民工。听他们讲，京城里为了所谓的“稳定”，出动了全城所有的军警，就像当年的鬼子扫荡一样对他们围追堵截。警察把这批“盲流”扔进派出所之后就下班走了，只留下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值班。

值班的人五十多岁的样子，大衣上缠着“联防”的袖标，应该不是正规的警察，而是属于派出所的那种临时编制。

“盲流”被塞进囚室之前，都要由这个联防一个个地搜身。说是“安全检查”，但“检查”出来的却都是现金和值钱的物件，虽然说是锁进柜子里“暂时保管”，但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再拿回来了。“联防”呼呼喝喝、手脚麻利地做完这一切，从他冷酷的表

便说“大约还要半个小时”。外国女孩伤心地说了一句，“太慢了，没用了。”不久后，重伤者的瞳孔已经散开了，但女孩还是没有放弃希望，继续急救。

在所有人的焦急等待之中，远处传来了警车和救护车的警报声。救护车停下后，医生把路边的那位伤得比较轻的人抬上了车，然后走过来要我让开，翻了翻重伤者的眼睛，取出一支注射器，把药水注进了他的胸部，他已经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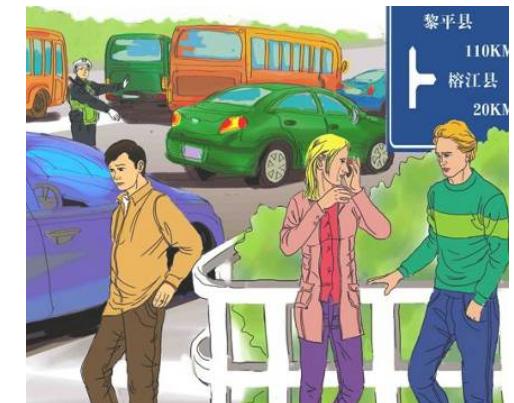
这时，交警已经拍完照，作完现场记录，要搬运尸体，疏通道路。女孩过来问我怎么样了，我告诉她说，那个重伤者已经死了。我刚说完，她就失声痛哭，泪如雨下了。

外国男孩过来了，把她拉到路边，没有安慰，没有劝说，静静地陪着她一起流泪。这时我环顾左右，死者和伤者的骨肉同胞们、“阶级兄弟们”，已经如释重负，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留下这两位“非我族类”的外邦男女径自伤心。

我无颜安慰他们！此时此刻我想，如果地上有一条缝，我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无地自容呵！

我怀疑，当时要不是两位朋友喊我一声，我会不会一直发呆下去。上车前，我走近这对外国男女，告诉他们我非常遗憾因为我必须走了，并问了他们从哪里来。外国女孩拉了拉我的手，带着哭声对我说了一声谢谢，接着大声地说出了他们的祖国，“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我们说的英国。

当时我没有留心那两位外国男女的容颜。加之过了这么久，关于他们容貌的记忆已经成为空白。但是我绝对相信，那位女孩非常美丽，男孩子非常英俊。（文/佚名）



耐人寻味的史前文明

按照达尔文进化论，人类的文明到现在为止，没有超过一万年。然而科学家们却发现大量历史相当悠久的文明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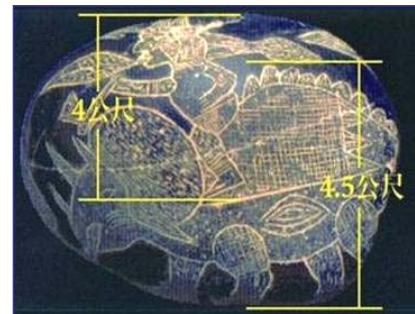
五万年前的人造心脏

众所周知，人造心脏是近些年才制造成功的，可令人惊奇的是，一具被发掘出来的史前穴居人尸骸，竟然在他的胸膛内发现移植了一颗构造精密、由多个金属配件和一个类似泵的东西组合而成的人造心脏。这具史前穴居人的尸骸是一支考古队在非洲突尼斯北部一处偏僻森林内进行研究工作时偶然发现的。根据碳十四鉴定，证明这位穴居人死了至少有5万年以上。

考古队一位考古学家雷福·柏斯提出了一种看法：“这可能是人类演化过程中失去的某一个重要阶段。或许我们这个世界曾经一度十分文明，但却在很久以前一次核战大灾难中毁灭了，然后经过一段极长时期，一切生命才又重新开始。这具人造心脏极可能是由旧世界一位侥幸生还的科学家，将它移植到一个穴居人身上，作为给后人的一种启示。”这具史前人造心脏已送往西班牙马拉加市，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研究。

神秘的伊卡石刻

秘鲁伊卡石刻，描述了人与恐龙生活在一起的情况，所画的人类与恐龙身材并不悬殊，那些恐龙更像一种家畜，或是当时人们驯养的动物。秘鲁伊卡石刻的图案分为：太空星系、远古动物、史前大陆、远古大灾难，描述的是一个科技十分先进的史前人类文明。



感恩的心

今天炼功结束后，心里满满的，整个心非常的宁静，非常的祥和。内心深处，涌出感动，那是真实的生命对大法修炼诚挚的感恩。

小时候，父母常常引用古训来教育我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以此来作为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

上小学时我得了恶性的肺病，身为医生的父母，曾想尽办法为我治，还寻找民间的一些方子，但肺病始终得不到根治。反而，肺部以上的器官，支气管，面部五官，包括大脑，都因这恶性病的侵袭感染，患上病变。那时上学真是痛苦，从小学到中学，这些顽疾都和我如影随形。

而在我刚刚走入修炼，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后，一天，我猛然发现：奇怪，我怎么几个礼拜都没有想起来吃药？而现在的我感觉身体通畅，由里到外的清爽轻松，根本没有再吃药的必要。这时，我才意识到，多年的疾病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父亲工作的那家医院，认识我的医生护士不是很相信，硬是拉我去做检查。结果，肺部以上各项器官都非常健康正常，没有病变迹象。他们都很惊讶法轮功的功效。

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有人见到我就问：还炼吗？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反问：“换作是你们，应该怎么办？”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么好，当然是应该炼了。”是呀，这年头，从社



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首次公开传出。法轮功使众多修炼者身体得到了康健，心灵得到了净化，道德得到了提升。

文章说，法轮大法在世界上传播的国家越来越多（注：法轮功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

文章指出，由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以及在社会整体道德提升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中国政府曾一度对法轮功给予肯定和支持，法轮功创始人也曾多次获得赞誉和褒奖。

在谈到如此好的功法因何遭到中共政权的迫害时，文章写道，由于中国大陆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学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近亿人，远远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使得中共政权既恐惧又嫉妒，因此于1999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

文章强调说，在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后，要么被强行送往洗脑班或精神病院，要么被判刑或劳改，遭受各种非人的酷刑和精神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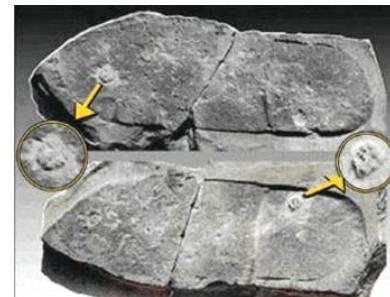
李洪志先生获93健康博览会“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2011年5月，美国、加拿大等政要纷纷褒奖法轮大法、宣布当地的“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月”（上图为部分褒奖）。加拿大总理哈珀连续第六年为“加拿大法轮大法月”发来贺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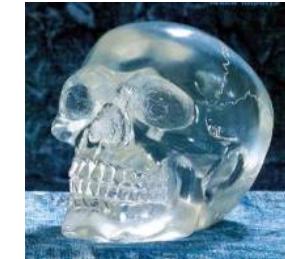
三叶虫上的鞋印

三叶虫是6亿年到2.6亿年前的生物，早已绝迹。1968年，在美国犹他州的寒武纪沉积岩中竟然发现了踩在三叶虫上的人的鞋印，长约10.25英寸，宽约0.5英寸。



水晶骨头

1924年，一位英国考古学家17岁的女儿安娜·米歇尔·赫奇斯在英属洪都拉斯（今伯利兹）的玛雅城市卢班图姆发现了一只水晶头颅。经考证，它至少有3600年的历史，是用一块水晶制成的，没有留下任何使用工具的痕迹。当用激光照射其鼻孔时，整个头盖骨均放出光芒。因此，科学家推测，头盖骨的内部有复杂透镜的反射效果。我们现代技术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根据人们今天对水晶结构的了解，即使利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来制造，在加工过程中水晶头颅也会碎成1000多块。



在玛雅遗迹中还发掘出古老的蓄电池、变压器、太阳系模型碎片等。玛雅人拥有非常惊人的天文知识，他们竟然把月球背面的图案刻在月亮神庙的门上，要知道月亮背面是永远背对地球的！

1966年，有人破译了奎瑞瓜山顶上玛雅人留下的一块石碑，发现它竟是一部编年史，记载着发生在9000万年前，甚至4亿年前的事情。在很多民族的历法中都只有一个纪元。而在玛雅历法中，他们有五个纪元，他们认为地球已经经历了四个太阳纪，人类也经历了四次毁灭。每个纪元都是以地球毁灭性的破坏为起点。他们最后一个纪元开始于公元前3111年，这正是他们在中美洲定居下来的日子。而玛雅人的上一个纪元开始于公元前11000年，那时正好是地球上冰河期结束的时候。

如果玛雅人记载是真的，那么人类的历史应该被改写。

达尔文的尴尬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是严重缺乏证据的假说。而在达尔文时代，人们根本不知道决定生命形态的DNA分子的存在形式，更想象不到它有多么复杂。

基因稳定性极难逾越 基因突变能带来进化吗？

现在科学家已经认识到，遗传基因、DNA分子排列顺序决定了生物的外形及所有特征。如果遗传基因不发生改变，不管生物后代表面与祖先有什么差异，也没有“进化”意义。唯一可以使基因发生改变的就是“基因突变”。“基因突变”也就成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这是现代进化论者公认的。但实际上，生物越高等，其遗传基因稳定性越高。高等类型的生物中，许多基因的突变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亿分之一。而且一个基因的核心是由几百到几千个碱基排列而成，如同一个复杂精密的计算机程序。随意的改动一两个字符能够产生更高级的程序吗？当然不能。基因突变也是这样，单个碱基的变化结果往往是各种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条件下具有生存优势的没有发现一例。

随机组合解释不了生命起源

在19世纪，当达尔文还在世的时候，科学家认为生命的基础——细胞只不过是简单的一团原生质，就像一小块胶冻，是不难解释的东西，也根本不知道DNA分子的存在形式。所以达尔文提出假设：在一温暖小池塘里，各种随机的化学物质进行化学反应形成了第一个蛋白化合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名叫欧佩林的俄罗斯科学家继承了这种随机假设，提出了“化学进化论”。

然而，当科学家了解到蛋白质分子，特别是DNA分子的复杂结构时，才发现“随机组合”它们是如此困难。

美国生物化学家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机制为例，论述了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是进化来的。其中一个蛋白

你因为你的信仰死了，我知道这信仰与任何人无关。他们会强加各种理由给你的死因，因为你无法辩解。但因为你决意的辞世，他们终究无法再剥夺你的意志。

听过你的音乐的人都知道，你不会伤害世界上的任何人，你有你的温柔，也有你的坚持。

他们是虚弱的，跟你相比。他们以为谎言和暴力，可以摧毁你。你知道他们错了。他们能毁灭的，是你脆弱的身体，但无法毁灭你的精神和勇气。想念你。我的悲伤难以形容。

但我相信，在你的世外桃源，依然有音乐。你依然可以在那里，戏水弄沙，悠然自得。

我依然记得你的表情，像个快乐的顽童，在最爱的林中玩耍，眼前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文/梦龙）

参考资料：土耳其著名杂志对法轮功的报道

土耳其创刊最早、销量领先的著名杂志《新当代》(Yeni Aktuel)，在2011年4月刊中，刊登了一篇对法轮功的专题报道。这篇文章是作者采访了多位法轮功学员后撰写的。文章以四版篇幅，详尽地介绍了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文章在介绍法轮功时写道：以“真、善、忍”为法理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植根于中国古老传统的一种修炼体系。1992

此后警察不断地骚扰于宙和许那的亲属。许那的父母和妹妹也被抄家。许那没能见到于宙最后一面，她一直遭到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5年，至今仍在监狱遭受迫害。

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于宙在北京看守所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小娟的惦记 网友的感伤

2008年2月7日，农历大年初一，于宙走后的第一天，小娟在博客上贴上了那首凄美的清唱——那首她和于宙第一次相遇时，她为他唱的歌——《美丽的魂魄》：随着时光的流逝 / 我们会变成美丽的魂魄 / 飘在遥远的天空 / 也许是你先 / 也许是我先 / 折一朵天堂圣洁的玫瑰 / 在天堂静静地等候

由于大陆网络严密封锁，小娟无法贴出于宙的真实死因，但有的歌迷通过“翻墙”知道了真相。一位祭念于宙的网友写到：

“他们说于宙死了，我不相信。……眼泪终于忍不住地掉下来。你怎么可能就这么消失了呢？于宙，怎么可能？”



2011年7月15日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烛光悼念，悼念被迫害致死的3425名法轮功学员。

(TPA) 随机组合而来的机率是十分之一的十八次方，经过计算至少需要100亿年才能发生。而目前科学家认为太阳系的年龄大约只有50亿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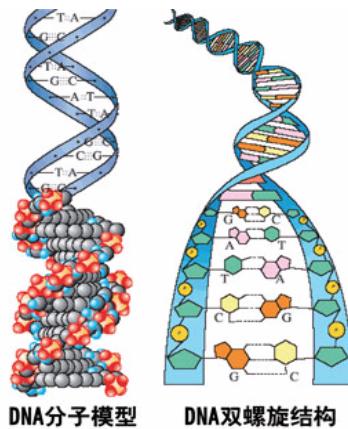
约克博士，一位分子生物学、信息科学和数学几率专家（也是进化论者）说：

“至少蛋白质不是凭机会自发产生的，从几率上来说在原始液中靠机会产生生命是不可能的……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必将得出生命不是从几率中开始的结论。”

同理，DNA这种蕴含着大量信息的复杂分子有可能是随机组合而来吗？请想象一下，只要把字母随意丢在桌在，就能凭机遇拼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这难度有多大？再想想，那些构成一个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需要的基因序列，如果打印出来，至少需要几百张纸。

“事实上，在已知的宇宙中，没有一样东西能比DNA储存的信息更多，传递信息更有效的，人体中完整的一套DNA，含有30亿个碱基。对DNA分子编码区的分析表明，DNA分子的特殊排列方式，可以传递详细的指令或信息，就像有意义文句中的字母，或者电脑程式中的二进位数字。比尔·盖茨曾说过DNA就像电脑程序，只是远比我们所设计的电脑程序复杂。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个说法，你会发现这是个很有启发性的评论。因为我们知道比尔·盖茨不会使用随机的数码发生器来创造软件程序，相反他会雇佣聪明的软件工程师。所以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富有信息的系统是出自智慧的设计。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生命体中这些信息呢，这是个根本的奥秘。这些信息是从何而来？”美国哲学和科学家斯蒂芬·梅尔博士说。

1996年梅尔博士和其他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理论——智慧设计论。他们认为DNA的复杂性决定它只能出自于一种高级智慧的设计。



盜亦有道

义贼铁旅

清代，苏州市胥门外的梅湾里，有位姓姚的老寡妇，抚养独生子到了二十岁，将要为他娶妻。她多年来，千辛万苦，积攒下了四十多个银元，作儿子的结婚费用，又做了银首饰，她把这些财物和未婚儿媳的庚帖，一并放入小匣中。

一天晚上，那个小匣子忽然没了。十几年的积蓄，全在其中，一时又无法再筹措，且婚期已近，老人朝夕悲泣，痛苦万分。过了两天后，一夜，忽听房上有人说：“姚大娘，前夜冒昧，差点误了你儿子的婚姻，今天送还，请到房檐下取它，我走了。”老太太叫儿子出去看，果然得到了那个小匣子，里面的原物不少，只是多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几行字。

她们母子二人，都不识字。第二天，吃完早饭，便把那张纸条，拿去给私塾的一位老师看，老师一看，上面写的是：盗亦有道，劫富惩恶。小徒有错，特令改过。——铁旅敬启

那家失主母子，十分感动。旁边跟来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个吏员的家属，她讲：“铁旅这伙人真是了得！前不久，他把某贪官的家给劫了，也留下一个字条，写道：财亦劫了，恶亦惩了，留你小命，以观后效；如再做恶，决不轻饶！”

她还讲：“那个贪官几个月内，吓得没敢行恶。”

听的人都哈哈大笑，并且鼓起掌来！（事据清代俞樾《耳邮》）

纪晓岚记述的“盗之道”

什么是“盗之道”呢？清代的大学问家纪晓岚，在一篇文章中，记叙、回答了这个问题。下面是该文的叙述：

还长期剥夺她的睡觉，几年中许那每天都睡眠不足4个小时。尽管如此，白天被迫做奴工的时候，她还是尽力地去帮助别人。

许那的善良感动了许许多多的犯人和警察。因为担心许那把狱警和犯人都变成法轮功学员，监狱长经常给她调队。每次调队时，犯人们都洒泪与她道别。

2006年许那获得自由，于宙和妻子终于团聚了。许那因为独特的艺术天赋免试进入中央工艺美院读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此时于宙的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乐队录制了两张专辑《往事如风》、《细说往事》，与著名音乐电视Channel [V]签约，并在中国传媒大学拉开了高校巡回演唱会的序幕……

似乎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充满了希望。但是……

以“奥运”为名的迫害

2008年1月26日，于宙表演结束，携妻子一起开车回家，行驶到通州北苑的杨庄路段被警察拦截，进行所谓“奥运搜查”。警察发现于宙和许那身边有一本《转法轮》，就无理地将他们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十天后，2月6日，大年三十，家属接到探视通知，被要求火速前往清河急救中心。

家属赶到时，病房内外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他们拿摄像机对着家属猛拍，还恶狠狠地提问，制造恐怖气氛。家属看到于宙的身体覆盖着白单，戴着呼吸罩，眼睛半睁着，黑色的瞳仁似乎还在看着家人，要告诉他们什么。家属摸了一下于宙的腿，已冰凉。

看到亲人不明不白地惨死，于宙的家属向警察质疑，警察们却把家属推到病房外，威胁说敢闹事就把他们全家围起来。从家属进入病房到被推出门外，前后不到两分钟……家属提出自己请医生进行尸检，遭拒绝。为了掩盖罪行，公安逼迫家属马上火化遗体，还威胁“不许走漏风声”。

如有一次，于宙和许那为了帮助一个并不熟识的人，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 1000 多元里拿出 800 多元，只给自己留了一点吃饭钱。

于宙对人也非常宽容。一次，一位朋友跟于宙约好在车站见面，却晚了一个多小时。于宙真就在那个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见面后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咱们走吧”，事后也从不提起。直到今天，那位朋友讲起此事还觉得很感动。

大善大忍历经魔难

“一块大红布呦，红布绿花朵，花朵朵朵香呦，花朵朵朵香……”一次演唱会上，黎强说要把这首《红布绿花朵》送给所有的姑娘和她们的男朋友，于宙很“严肃”地补充说，这首歌还要送给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于宙一直保持着独有的那份纯真诙谐，哪怕自己正遭遇着人生中的不幸与坎坷。

1999 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同年 8 月，于宙、许那夫妇只因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一起交流，就被非法关押 15 天。警察把他们两口子当作聚会的“组织者”严加审讯。而他们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勇、大仁、大义让警察都感到佩服。被释放后，当地片警不肯再为难他们。

2001 年 7 月 3 日，许那又遭到北京市国安非法抓捕，并被判刑 5 年。在北京女子监狱，为了逼迫许那放弃“真善忍”信仰，警察有时把她的腿按双盘的姿势，拿绳子捆上，一捆就捆好几天；



献县的李金梁、李金桂兄弟二人，都是大盗。一天晚上，李金梁梦见自己去世已久的父亲，对他说：做强盗的人，有的被捕过，有的从来没被捕过。贪官污吏的钱；奸猾的人，豪夺巧取得来的钱；朋友亲戚间强求诈骗而得来的钱；以及一切刻薄计较、损人利己得来的钱，取了也无害。罪恶深的，就算杀了他，也没什么大事。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上天所痛恨的。但是，如果这人本来善良，钱也是正道得来的，这是上天所保佑的。无论是谁侵犯他，夺去了善良人的钱财物，就是违背天理。违背天理就必然失败，就必然会遭到惩罚。你们兄弟二人，以前劫过一位贞节的妇人，使得她们母子冤哭，为上天所震怒。如果你们不悔改，祸患就不远了。

之后一年多，他们兄弟二人，果然都被抓，并被处死。

李金梁被捕时，自知不免，便主动对刑房吏史真儒先生，详细地说了上述这件事。史真儒是我们的同乡，曾把这件事告诉给姚安公（纪晓岚的父亲），史真儒还说：“盗亦有道，强盗也有做强盗的规矩。”（事据《阅微草堂笔记》）

古人因为相信天理报应的存在，所以很多做强盗的人也从内心约束自己。而且古代真正有道义的大盗，实际上是在运用超越世间法律的方式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文/陆文）



人性教育缺失的根源

前段时间，药家鑫杀人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大陆教育现状的关注。“只重分数而没有人性”的教育到底给孩子带来了多大负面影响？翻看近年来关于青少年杀人的案例报道，会不寒而栗：凶手年龄越来越小，手段越来越残忍，甚至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也能痛下狠手，之后却能毫不在意……而青少年的自杀率也在逐年攀升。为何这些孩子的心灵被注入了“漠视生命”的毒药？为何中国会如此缺乏人性教育，其根源又是什么呢？

民国课本与美国老师

大陆的教育已经成为被国民诟病最多的领域之一。之前有语文老师说小学语文课本“有毒”，有的课文造假，有的用虚假的道德绑架孩子。近日因为药家鑫一案，又有众多学者指出大陆教育缺乏“人性”，没有最基本的“生命”教育。而与此相对的是，现在很多国人对民国课本喜爱有加，一些再版的民国课本书籍在网上走红，曾一度被抢购一空，至今畅销不衰。其原因何在呢？

先来看看民国课本中的两篇课文：

《母羊求救》 童子出游。有母羊向之悲鸣，既前走，又屡顾。童子怪之，随其后。至一池旁。见小羊堕水中，哀号方急。童子乃握其角，提置岸上。母羊偕小羊欢跃而去。

《蜘蛛结网》 一蜘蛛在檐下结网。既成。一蜻蜓误飞触网。小儿持杆破网。网破。蜻蜓飞。

通读民国课本，我们会发现这里没有说教，没有灌输，也没有“主义”和“思想”，只有短小精悍、贴近童心的故事，却蕴含着珍视生命等做人的基本理念，唤起对生命的悲悯与关爱。

有一份暖融融的快乐，仿佛回到了无拘无束的纯真年代。他们的原创歌曲《晚霞》、《我的家》、《山谷里的居民》打动过无数听众的心。尽管乐队已经小有名气，可他们还是每天到北京月亮河度假村演唱，因为他们更喜欢和听众心与心的近距离交流。

每次演出于宙都是最忙的，一会儿打鼓，一会儿摇铃，不像在表演，更像是个快乐的顽童，在林中玩耍。

这个“顽童”还喜欢创新，他把非洲的手鼓和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并想尽办法模仿自然的声音。让听众极其难忘的，是他手中那个长长的竹筒，里面放着沙子。随着音乐的流淌，他上下倒动竹筒，沙子自然倾泻，发出动人的声音。像山间的清风，像深谷的泉水，像婴儿熟睡时的呼吸……

于宙的伴奏使乐队的音乐层次更加丰富，常常博得观众们的喝彩和掌声，是山谷里不可缺少的声音。

“他们实在是太善良了”

在乐队里，黎强小娟是一对，因为小娟腿有残疾行动不便，于宙总是很照顾小娟，递乐器等，在舞台上挺忙。黎强评价于宙“他很善良”，小娟则说：“（于宙）身上有我和小强都不具备的东西，在我们贪玩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拉回来。他对音乐有一种质朴的感受，还有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只要是对的就去坚持，让我很感动。”

于宙的太太许那，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导专业，写得一手好诗，画得一手好画，在工艺美术圈子里也小有名气。他们的人缘儿特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一提起修炼法轮功的于宙夫妻，朋友们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

于宙无私帮助同行在圈子里是出名的。在北京漂泊的艺人生活很艰苦。于宙经常免费给这些朋友们提供住宿，或在经济上帮助等等。而且无论远近亲疏，于宙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好。比

的痛。这个活力四射的鼓手为何走得如此匆匆？大陆媒体、网络为何对他的死讳莫如深？这是很多人存留至今的困惑。希望这篇短文可以告诉您一个真实的于宙和他短暂、美丽、坎坷的人生。

北大才子领悟音乐真谛

于宙，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高瘦高的，内向的他外表似乎有些严肃，但他心里却拥有孩子一般的稚趣、纯真、善良。

1993年，在圆明园的一次聚会上，于宙遇到了刚到北京的小娟。第一次相遇，小娟给他清唱了《美丽的魂魄》。于宙听后感动得涕泪横流。那时，在音乐圈儿里闯荡已久的于宙，已是个老音乐人了。于宙热心地为小娟提供机会，帮助她录制了这首处女作。

于宙搞音乐是半路出家。他曾是北大的高材生，通晓多种语言，当年以本地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法语文学系。毕业后于宙做了两年翻译，又下海经商。但比起发财致富，他更怀念儿时在吉林乡下那段短笛牧歌的生活。于是，他最终选择了音乐的道路。

于宙常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可是他可一点都不笨。干什么事情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于宙会作曲，会唱歌，会演奏吉他和口琴……但定型比较晚，直到1995年他开始学习打鼓。也是这一年，于宙和妻子许那一起找到了人生的信仰，他们开始修炼法轮功。于宙还参与了法轮功著作《转法轮》法语版的翻译。

法轮功的核心理念是“真善忍”，要求修炼者到达“无私无我”的崇高精神境界，于宙从中体悟到，表演中不能想着表现自己，而是要把自己忘掉，才能做出更好的音乐。他渐渐领会到了人鼓合一的境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98年，于宙和好友小娟、黎强组成了“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做鼓手兼口琴师。

他们坚持清新朴素的民谣风格，从衣着举止到歌曲，朴素得像邻家的大哥哥大姐姐，音乐或空灵悠扬，或明快稚趣，让人心里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对生命的关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仁”（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根基，而佛家、道家更是讲博爱之心，慈悲万物，不可杀生、见死不救。

“泛爱众而亲仁”，“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这是1949年之前的启蒙教材。然而，这些人性中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却在一次次惨烈的阶级斗争中被彻底颠覆。现在，也有很多大陆孩子背诵《弟子规》，可其中的内涵被领会了多少呢？

教会孩子们热爱生命，是一个点点滴滴、“润物细无声”的工程。在西方很多信仰正教的国家里，孩子们从小就在宗教课中学习“生命是平等的，是值得珍惜的”这样的基本常识。

一位体验过美国教育的中国父亲写到：美国也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度，在这个国家中，“爱”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对孩子“爱”的教育，最初也不是通过宣讲圣经入手的。

在美国，我注意到，老师会组织孩子们去观察蜂鸟。告诉孩子们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有许多奇异之处，它的翅膀每秒钟可以扇动50~75次，它从头到脚都长着闪烁异彩的羽毛……

当孩子们通过望远镜，通过图片资料对蜂鸟产生了极大兴趣的时候，老师就会



一位大陆学者对《母羊求救》一文评论到：

“悲悯之心更具天地观。恻隐就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那是生命之间遥远的血脉呼应。

当一个人珍爱动物，他再弱小也是大地的爱子；当一个人无视生命，他再权倾四方也是历史的暴君。

生命无常而天地有纲常。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使人对生命敏感。我想起一本当代西方杂志上有一则相似的命题：‘物换星移不及一个小孩在谷仓一角沉思麻雀之死那样动人。哦，麻雀，我们曾杀之逾亿。’”

告诉孩子们，这样小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为了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有食物，有住处，我们需要关照它们。于是老师就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附近的树上安放喂养蜂鸟的一种专用的喂食器。几天后，当孩子们看到向喂食器聚集而来的蜂鸟时，欢呼雀跃，这时老师会不失时机地告诉孩子们，有了你们的帮助蜂鸟就会更好地生活，繁衍后代，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美丽的蜂鸟了。

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就是被这样的故事感动的，他们不仅去听，去看，而且参与其中。孩子最初的爱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的。

这位父亲的儿子是10岁起到美国读书的，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孩子变得更有爱心，孩子会精心照顾受伤的小鸟，也不再钓鱼，并说：“我已经不钓鱼了。真要把动物杀光，人类在地球上也就成了幽灵。”这位父亲相信美国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成功地造就着信奉美国价值观念的人。

一套好的教材、一种充满人性的教育可以滋润一代人的心灵。如何善待生命，这本应是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却被当今大陆的教育省略掉了。而一个不懂得关爱与怜悯的心灵，必然会被暴戾和冷漠所填补。可以说，这不只是教育的职责缺失，而是整个大陆社会信仰的缺失，道德基石的缺失，所造成的苦果。（文/清缘）

人性为何变得这样脆弱? ——从老红卫兵的忏悔说起

在惨烈的红色恐怖中，人性与良知为何那样脆弱？只需要一句“阶级感情”，同情怜悯等美好的人类情感就可以在瞬间崩塌？

(一)

2010年5月份，《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背负杀人的罪责》的文章，王冀豫成为了少有的公开忏悔的文革“迫害者”。

消失的天籁



一名的“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成立10年了，于宙作为鼓手兼口琴师加盟此乐队也已经10年了。这一年初，他们和著名的音乐频道Channel[V]签约，并制作完成了第一个MV《我的家》。就在乐队的成绩蒸蒸日上之时，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

很多歌迷惊讶地发现，在2008年3月13日《青年周末》一篇报道中，乐队照片里没有了于宙的身影，换成了另外两个新人，而且报道对于宙连名字都没提，只说：“前不久，乐队走了一个人，这是小娟不愿多谈的事情。”

于宙走了，42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这是很多歌迷心中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
将孤独留给我自己…… 我
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
给我自己……”

2007年11月16日晚，民谣组合“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演唱会，于宙这一曲《爱的箴言》唱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这是他们乐队每次演唱会的压轴曲目，于宙常常流着泪在唱，好多听众流着泪在听。

2008年，被网络誉为中国最清澈温暖的声音、被音乐界评为民谣组合中第

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夺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华裔和华侨），当今的孩子又了解几分？而那些摧毁了人性的、导致漠视生命的基础理论——崇尚暴力斗争的共产主义、以弱肉强食为核心的进化论等等，至今仍被视为真理，写在教科书中，继续灌输给下一代。那些文革时期带有暴力倾向的歌曲和样板戏还在被大力推广。珍视生命，用普世价值去判断对错，在中国仍是个难题。

“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浩劫呢？就在于它摧毁了人性中最底线的那个堤坝，甚至作用到今天！”正如王冀豫所说，审视当今社会，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维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矿难不断、暴力强拆、城管暴打小贩、警察制造“躲猫猫”等各种离奇死法……包括最近高铁追尾事件中无人性的“救援措施”，各种悲剧背后都是党文化造就的“漠视生命”这一毒药在发作毒性。

这种对生命极度漠视的心态，不仅在中共体制内普遍存在，就连普通百姓也常常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中共建政以来，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八千万，其罪行甚于纳粹德国。然而不少中国人即使明白了这一历史事实，仍然觉得那一条条逝去的生命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当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惨遭酷刑和杀戮，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只要遭到非法非人的迫害，都是值得同情的，有些国人却没有表示同情，反而用中共的大帽子“搞政治”来指责被迫害者。且不说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仔细想想，参与政治本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参与政治和杀人放火相比，哪一个更邪恶，哪一个更应该谴责呢？

在一次次对善良国人的迫害中，中共“假恶斗”的本质凸现无疑。整个社会“漠视生命”的病态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当有毒食品威胁到大众的安危，当无人性的教育继续毒害孩子们的心灵时，人们都在内心深处呼唤对生命的珍视与关爱。如何摆脱中共党文化的毒害，找回

传统道德观念和普世善恶标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文/唤醒）

1967年，王冀豫16岁，他是“大院”（干部子弟聚居区）长大的孩子。时逢文革初期，武斗开始。大院里的孩子大都是“老红卫兵”派系的成员。最初，王冀豫是个打人不敢下狠手的少年，甚至起初还比较有同情心。但一次群殴事件，彻底改变了他。

当一个老红卫兵用飞行靴踹人，王冀豫看到被踹的人的头在工人体育馆水磨石地板上撞击，禁不住扑到被打人的头上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

此时，一个高中生，将他一把拽起来，对他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王冀豫至今清晰记得那个让他的人性底线瞬间崩溃的瞬间，“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他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

“很多手足的活动是与思维无关的。”王冀豫说马克思的这句话在自己身上应验了。当时，他被激发出来的凶狠，就与思维无关。

“我的堕落就从那一个瞬间开始的。”如果说最开始的打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能“革命”，那么接下来，对他而言，打人渐渐成为一种生活的惯性和乐趣了。

1967年8月5日，王冀豫伙同二十几个“疯家伙”手持体操棒或大镐把，冲向北京粮校的“四三派”（红卫兵的一个派系）。

如今回忆起来，王冀豫形容当时的情绪是——仇恨，“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一个叫“王彦宏”的中学生倒在了王冀豫的棍下……

看到死者时，王冀豫惊呆了，他的良知开始苏醒，他非常悔恨，他自首了，也蹲了监狱。后来死者母亲原谅了他，使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然而良心没有放过他。“我是杀过人的”，这念头一直折磨着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杀人呢？”他不断反问自己。

于是，他终于鼓足勇气，一晚上写了 8000 多字。

(二)

在惨烈的红色恐怖中，人性与良知为何那样脆弱？只需要一句“阶级感情”，同情怜悯等美好的人类情感就可以在瞬间崩塌？

王冀豫反省杀人那天的心态：“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王冀豫提到了纳粹德国，类比一下就可以使上面的疑问慢慢清晰起来。命令一个良知尚存的人马上去做杀人放火的事情，显然是很难的，但当杀人放火被冠以“正义”的头衔，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希特勒想灭绝犹太人和其他种族，但他没有立刻大开杀戒，因为他知道人类的本性是厌恶暴力、喜爱和平的。他要一方面制造元首个人崇拜，让人把他的话当作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引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人们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作人间的法则，把“淘汰仇恨劣等民族”、“为德意志民族生存创造更大空间”看作天经地义的，并且是爱国的行为。再通过戈培尔“谎言重复一万次就变成了真理”的宣传，使人们心中最基本的善与恶、是与非标准被彻底颠倒了，暴力杀戮被合法化、正义化，人性就慢慢被魔性所取代了。

“最荒诞的时代”的几部曲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中共要发起群众运动，让人们参与血腥的阶级斗争。但它知道，一个相信天理，相信人伦人性的社会，不可能大面积干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

中国人大多信神，信天理，去打杀自己的同胞，会感到良心难安，恐惧于因果报应。中共就讲“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才是真理，儒、释、道信仰都是“封建糟粕”，善恶有报是“迷信”。接受了“思想改造”的人们不再担心干坏事会有报应，对生命看法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

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恩格斯观点)。

人命关天的传统观念被粉碎，漠视生命的 worldview 就形成了。

人们讨厌暴力。中共就标榜“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

“暴力”摇身一变，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人们对暴力杀戮就有了好感。

人们都有普遍的人性。中共就用“阶级论”煽动仇恨，泯灭良知。不可以杀人，但阶级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只要中共把各种迫害对象扣上各种“大帽子”，妖魔化地一宣传，人们立刻自觉产生热血沸腾的“阶级仇恨”，似乎那些身边的亲戚、邻居、朋友一夜间变成了恶魔，即便是父母兄弟也应该消灭。

传统道德被践踏，善恶是非被颠倒，暴力革命就可以上演了。毛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一句“要武嘛”，便使“武斗”迅速在全国展开。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思想简单的红卫兵真的把“黑五类”分子当作“牛鬼蛇神”来仇恨，屠杀。“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仅仅 1966 年的红色恐怖，从六月份到八月份那一段，被杀的“黑五类”不下十万人。

(三)

王冀豫说：“历史不能被阉割。”“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然而至今，在历史教科书中，文革时代的血腥与残酷被轻描淡写，无数纯洁少年在顷刻之间变成杀人恶魔的悲剧，当今的孩子知道多少？共产主义所到之处造成的人间惨剧，例如中共全力支持

